

首页 → 研究方阵 → 民族文学理论 → 女性文学

## 读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》

发布日期：2006-01-19 作者：王朝书

【打印文章】

久违了诗歌，也久违了诗人。而在记忆的深处对女诗人的印象是李清照的“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红肥绿瘦”，因此当看到这本沉甸甸的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》时，眼前为之亮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抢读完诗选时，不由得点头，该诗选被称为“历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女诗人诗歌集”当之无愧。

这本诗选让人眼睛发亮的还有那些女诗人的美丽。才女就是丑女，这是很多人的逻辑。而这本诗选荟萃群星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，说明了一件事情：美丽的女人也会写诗，而且会写美丽的诗。面对眼前的美人，我的心里涨满了惊讶，原来会写诗，而且会写出优秀的诗的女人不少，而这本书侧重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，因此与我不了解的女诗人还很多。李清照空前并不绝后，“我是多么的想念你 / 香气也能伤人”（马兰）让我叹赏不已。

想为这本书，以及这本书里的女人说一些什么，似乎有班门弄斧之嫌，所幸的是我将要说到的这几位女诗人：唯色、桑丹、梅萨，大家都比较熟悉，所以相信言语若有不妥之处，定会被原谅。

诗，言志。诗歌是情感的真实流露。而女人擅长于感性思维，因此似乎女人天生适合于作诗。女人天生具有母性，这份母性让女人天生对世界，对世间万物有着一份悲悯关爱之心，她们关心周围，爱护周围，她们关心自己的恋人，关心自己的孩子，关心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关心自己的父母，关心自己的民族，关心普天下的人。从三位女诗人的诗里行间，依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感变迁。

爱情，似乎是女人一生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。“女人，恨的是男人，爱的也是男人”（张爱玲），因此，女人如何不说男人，“我撩开思绪中冷雨残秋的雕栏玉砌 / 可怎么也绕不过一张清晰明朗的灿烂轮廓”，女人怎么也绕不开男人，于是女人注定要为男人痴痴狂狂，“时间在我的心灵深处 / 构建了一个不可捣毁的偶像”，但敏感的女人容易受伤害，在爱情的堕落的年代，尽管梅萨“真诚地将自己作为礼物谦逊地交出”，然而男人让她伤心，于是最终“又见一次爱情的美酒在死亡 / 又见一条缠绵的蛇冷冷而去”，受伤的女人不想男人，想自己，于是有了《羽毛，我的十三天》，自己是什么，“自己就是那根羽毛”。有了自己的女人，胸怀开始博大，女人的心里装的不只

是一个人的影子，于是佛才能渡有情人，“这种姿态保持已久 / 像羞花闭月带着古典的憔悴 / 埋在一片深深的红霞 / 围一身绛红色的袈裟 / 在夜幕里枯坐”，在古典的憔悴里，女人“为昨天的刀光剑影写下不尽的春秋”，女人的心里想的是“一个光芒的国度”，这是怎样宽大的胸怀，有这样宽大胸怀的女人，她的任何的浅吟低唱都会打动人。特别是在今天，我们太需要干净的语言和干净的感情，梅萨的诗歌正好满足了这两点。因此，尽管她的诗选入诗选以情诗居多，在题材上略显单薄，但她的诗让每一个女人怀念古典的爱情。

女人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是谁，女人爱上的第一个男人似乎是自己的父亲。“恋父情结”似乎是女人天生的毛病，无论如何父亲在远处，还是在近处，女儿总是会依恋父亲。这是桑丹和唯色的共同点。而对父亲的思索，实质是对人类本源的思索，尽管桑丹的诗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，但是她始终都没有停止对父亲的思念，对河流的思索，父亲与河流在桑丹的作品里是交织的，而这两者都是人类生命之初的代表。人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不就是在水中吗？“此时总是想起你 / 一棵涉水的树 / 像寂静的河我寻找已久的水”。父亲是雄性的代表，水是雌性的代表，雄性与雌雄融为一体，雄性既是雌性，雌性既是雄性，生命之初不就是这样么？这样的诗歌只有女人才能写得出。女人孕育生命，女人又思考生命，于是对生命女人有深刻的认识。“再好的酒，不过是深醉的一场梦”。父亲毕竟不是属于女儿的，他是属于母亲的，他将离女儿远去，无论女儿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。女儿只有在秋天里作内心深处的告别。

告别了父亲的女儿，需要找自己的归宿，自己的寄托，于是一个手提一盏酥油灯的喇嘛照亮了唯色的路程。唯色的诗歌被置于卷首，粗略翻完《诗选》后，发觉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在我的记忆里泰戈尔、纪伯伦莫不是将自己的民族、自己的宗教深切地关怀。我不是

故意将唯色与泰戈尔、纪伯伦相提并论，我只是在读到唯色的诗歌时眼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仿佛与她一同站在青藏高原的高峰看周围来来去去的人。在青藏高原当那个“五十四岁的职业军人”父亲去世后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“父亲”佛祖释迦牟尼。

诗，贵说真话。而唯色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。长诗《西藏的秘密》让我震撼。如此的女人实属凤毛麟角，她的气概远远超出了很多男人。“我素来噤声，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”“红旗下的蛋，/却突然被击破”“那么书写吧，只是为了牢记，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，/我当然不配，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”。在这里，我听到唯色觉醒的声音，寻找到自己真正的“父亲”后，唯色的眼里装的就不再是一个男人，“远离家乡，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，/怀着轻微的尴尬，安全地，低声地说：/细细想来，他们与我怎会没有联系？”四分之三的藏族血液占据了唯色整个的生命。她自觉地关心青藏高原上的宗教，青藏高原上的民族。这样的关怀超出了性别的、民族的界限。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大师所走的路。唯色正行走在这一条路上。

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，而诗歌是一种对生活的反照。唯色、桑丹、梅萨她们都有着藏族的血统，她们在用汉语或浅吟低唱，或慷慨激昂的时候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独特的画卷。绛红色的袈裟、檀香木的梳子、手提酥油灯的喇嘛、光头的阿尼、羊皮的鼓……斑斓的色彩，独特的女人，就连喝酒也

与李清照的“沈醉不知归路”迥异，“父亲站起身为我斟酒，我们宛如两个偶然重逢的酒伴，这个动作足以让我产生无法抑制的激动。”（《酒逝》），酒是联系父亲与女儿的纽带。这样豪情的女儿是藏家女儿，桑丹寻找父亲是循着酒香而去的。这是多么独特的女人。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宗教，因此，在她们的诗里都有神性，都有佛的身影，“佛法蔓延下人的仁厚 / 滤下神的冷漠 / 修持使人大彻大悟”，“一个平常的日子 / 星光格外灿烂 / 是一盏古老的神灯在照亮那些失意的人群”，“她缺乏慧根 / 难以想象 / 一片叶子上的一尊佛像 / 一个藏文字母 / 哪一位僧人的胎衣 / 葬在地下？ / 让一棵从中生长的树 / 充满象征 / 和异样的气味”。

因为有佛，因为有神，所以她们对待生活更有一份雍容与华贵，即使对待苦难，她们也用温柔的声音诉说。对那个受伤的阿尼，唯色想到的是送一顶布帽子给她。然而，在温柔的诉说中，一股来自地底的力量却不容忽视。女人让人敬畏，少数民族女人更让人景仰，她们用自己独特的柔情，吸收着汉语言，丰富着自己本民族的内涵。而藏民族因为有藏传佛教，在缭绕香烟氤氲中长大的藏族女人，对爱情、对生命、对民族、对人类，更有着一份坚守。听梅萨柔肠寸断地娓娓诉说对那个人的万千思念，听桑丹忧伤迷茫地找寻“父亲”，听唯色略带激动地讲述西藏的秘密，你会在她们温柔的声音中，在一片迥异的天地里，仿佛和神有了一次对话，你的灵魂会仿佛佛在“桑”（香烟）中慢慢地升腾。

没事的时候，坐下来，一定要听听这几个女人温柔而又最动听的声音。

文章来源：四川新闻网-甘孜日报讯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  
“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](http://www.iel.org.cn)（<http://www.iel.org.cn>）”。

#### 专题[专题研究](#)的相关文章

- 试论《江格尔》母题系列中的原始思维审美意
- 从口头到书面: 故事讲述中的人类学突破
- 钟敬文先生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
- 太史公之死

中国民族文学网

中国民族文学网  
Cun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

ᠴᠤᠭ᠎ᠠ ᠮᠢᠨᠵᠢᠴᠤᠰ ᠦᠠᠨᠵᠢᠵᠤᠨ ᠮᠤᠭᠦᠩᠭᠡ

جوڭگو مىنلله ن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

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